

東北匪事

一个令所有中国男人热血贲张的另类故事
从爱兄弟开始 从爱女人出发 这就是中国血性硬汉的爱国主义

百里黑夫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東北匪事

一个令所有中国男人热血贲张的另类故事
从爱兄弟开始 从爱女人出发 这就是中国血性硬汉的爱国主义

百里黑夫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北匪事 / 百里黑夫著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
2010.1
ISBN 978-7-80240-488-5

I. 东… II. 百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11744 号

书 名: 东北匪事

作 者: 百里黑夫

责任编辑: 许 健

出版发行: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: 64060749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

邮编 100009

印 刷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 × 1020mm 1/16

印 张: 20

字 数: 300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9.80 元

注: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。

谁都不是一本传奇，自成一体：每个人都是一根枕木，是蜿蜒曲折的南满铁路的一部分。如果月光带走一缕回忆，满洲就死去一点点；如果一段往事，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名字被人忘记，也是如此。任何古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，因为我包孕在历史之中。所以绝对不必去打听，身披重孝的月光为谁明：月光为你明。

——南满的约翰·堂恩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迎门梁·001

绑票、砸窑这些行动，搬舵的算计好，当家的点点头，迎门梁就得第一个放枪，撤退的时候，也由他殿后。头一枪事关气数，必须枪响人倒，这没什么说的。殿后可就难了，得手后大家把马撒开，风驰电掣地逃走，把殿后的孤孤零零撇下来，靠他的好枪法拖住红了眼的追兵。那种形同被同伙抛弃的压力，殿后的必须扛得起。

第二章 蛟类涸毙·014

“最美的紫蝴蝶，只有新加坡才有。你知道它为什么是紫色的吗？因为前辈的血一层一层染得太深了。这种蝴蝶生来热爱自由，哪怕因此而不合群。它们数量稀少，在新加坡灭绝了，在上海灭绝了，在盛京，我是最后一只。”

第三章 二人转·02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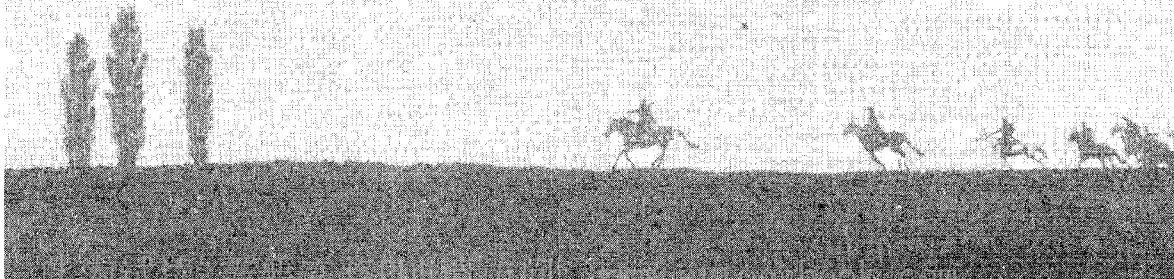
胡二命令步枪严格保持住方向：“不许喘气，不许眨眼，不许跟着飞机看，眼睛软的干脆就闭上眼，只当自己是个死人。我一喊放，就接扳机，千万别自作聪明去瞄准。”这固定的火网，在高处会聚起来，像透镜的焦点，聚在一块巴掌大的地方……

第四章 蒙混过关·039

输液瓶已经空了，液体沿着半透明的胶皮导管一寸寸下降，她的心随之一点点沉下去：她明白，日本人扔下她不管了，任她自生自灭。当液面低到一定程度，压力太低，血就会从血管里倒流出来——会不会把血还给印有日文的输液瓶？

第五章 与狼共舞·047

胡二的枪法，的确可以通神。他瞄准的时候，总是全神贯注。他打枪和他搞女人一样，注意力高度集中，心无旁骛。扣动扳机那一瞬，在他和目标之间，有看不见的电流咻咻飞溅。硝烟掩盖住了空气淡淡烧灼的气味，通常只有闪电才能造成那种伤痕。



第六章 谍影重重·058

握手这种礼节被发明出来,就是为了让双方的手从刀柄上暂时离开。握手的时候,两个人脸上含着笑,心里却杀死对方一百零一遍。握手这种社交活动是培养阴谋家的摇篮,在进化史上曾有力地推动过智力的大发展,两只猿猴一旦学会握手,人类就诞生了:他们直立行走,他们笑里藏刀。

第七章 双刀·078

胡二厚道地站在高处,把自己的身体站成一面盾牌,挡在夜老黑的土匪们前头。这样,土匪们开枪就不再有顾忌:被挡回来的子弹,会长了眼睛,先找他胡二算账。

第八章 火车,火车·09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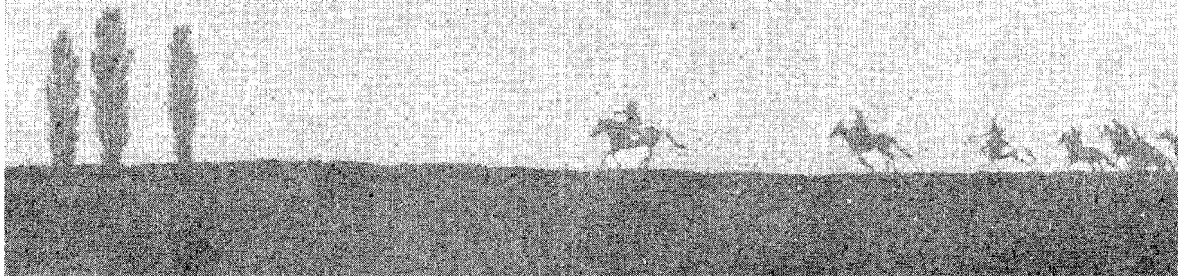
“蛋咬坏了,再去窑子里逛就没意思,”胡二说,“可要是胆叫人吓破了,这辈子做人就没啥意思了。”笑声戛然而止。笑声戛然而止后的那段空白,被从雪面反照上来的凛凛寒意占据:胡二在人人心中横插了一刀。

第九章 白杨礼赞·108

一个土匪,再怎么仗义,再怎么勇敢,再怎么行事阔气,他的骨子里、内心深处,仍然被五千年的文明烙上了屈辱:这个民族一贯鄙视匪类。最无奈的是,从根本上,土匪们自己先就瞧不起自己——尤其当眼前站立着一个名正言顺的大英雄时。一朝失身为匪,就不配再流眼泪。

第十章 紫蝴蝶一·117

中国的皇帝史,恰似一列漫长的火车,溥仪是最后一节车厢,被脱钩甩了下来,越来越慢、越来越远地看着那条长龙走远。他依靠着所剩无几的惯性,孤孤单单地向前苟延残喘着。一句话,溥仪没有什么英雄壮志,他只想安享他三十岁以后的晚年,他是一个被命运阉割掉梦想的皇帝,顿顿吃着变了味儿的老本儿。



第十一章 紫蝴蝶二·133

日本人同中国人一样崇尚龙。当苍龙、飞龙、龙骧号航母相继沉没于海上，龙这种东方特有的图腾，就真正在大海绝了迹。郑和下西洋的时候，大海曾七度见识过中华龙的飞扬神采，可是，当郑和的舰队被闭关锁国的锁链幽囚起来，当北洋水师那不可一世的威武龙旗无力地飘落水面，中国这条苍龙就沉默了。

第十二章 紫蝴蝶三·152

薄仪清楚，历朝历代皇室内部的倾轧有多么残酷，为了争夺皇位，父子手足都不顾了。可是，一旦风雨飘零，帝国摇摇欲坠，一个人愿意相信、能够指望的，仍然是他的血亲，这大概算是一种宿命吧？

第十三章 日全食·萨满湖·168

胡二中枪的时候，心里格登一下，一个想法在枪火中翻来覆去出现在脑海：项子荣，我对不住你，没有把该做的事做到，他奶奶的，事情砸锅了。然后，胡二的记忆就停留在这个想法上，被日全食的阴影完全抹去了。而那个时刻，他的身体凌空，黑暗加上坠落，双重的虚无紧紧抓住了他，那种感觉，就是死亡。

第十四章 枪火·俄罗斯套娃·192

垂死的公主恢复了尊严，恢复了一个公主的平静，她说出了早在二十年前就曾说过的遗言：“无论您是谁，我宽恕您。”特丽莎公主像一粒豌豆，她死得悄无声息。

第十五章 无间·222

在军事家孙武刻写的竹简上，出现过五种间谍。这五种间谍中，最微妙的，莫过于反间与死间。反间，是指用敌人派过来的间谍；死间，是指把自己派出去的间谍往死里用。孙子说：五种间谍一同使用，敌人就会晕头转向。两千年过去，古老的间谍依然在行动。



第十六章 老北风·240

老北风是一带山林的定风针,一旦他倒了,覆巢之下,难有完卵,再说,遇到外敌时彼此救应,也是老北风定下的规矩,多年来他是这么对众缙子的,如今他有难,就到了收获的时候了。胡二凭借老北风多年积攒下来的威信,凭着老北风的手令,凭着他自己的好名声,真的就成了佩六国相印的苏秦,代替老北风,指挥起这支四百人的大队伍来。

第十七章 天皇特使·287

抗联是最后的希望,胡二、乔荣文甚至金壁辉都明白这一点,为了营救项子荣,乔荣文甘愿冒险,甘愿跟胡二一样牺牲自己,这已经不是义气问题,这上升到共同的抗战事业——乔荣文明白,在抗日战场上,紫蝴蝶只不过是配角,而抗联是主角——能为抗联尽一次力,这只蝴蝶算是真正有了存在的意义。

第十八章 大结局·298

““北风爷说,这山里有大清国的龙脉。”胡二说,“北风爷说错了!这山里要是有龙脉,也不是他大清国的。大清国早完了。要我说,这龙脉应该是咱们中国的。北风爷用从这龙脉附近挖出来的金子,铸了这么一条金龙。这金龙是他大清国的不是?是他满洲国的不是?不是!这龙是咱们中国的,是咱们大家伙儿的,就该人人有份。今天我作主,在这里把它散了,大家沾沾光,也免得小鬼子早晚惦记着,把蓝眼珠子都馋得冒出来!”

后记·311



绑票、砸窑这些行动，搬舵的算计好，当家的点点头，迎门梁就得第一个放枪，撤退的时候，也由他殿后。头一枪事关气数，必须枪响人倒，这没什么说的。殿后可就难了，得手后大家把马撒开，风驰电掣地逃走，把殿后的孤孤零零撇下来，靠他的好枪法拖住红了眼的追兵。那种形同被同伙抛弃的压力，殿后的必须扛得起。

胡二是神枪手，可惜，他生性好色。

搬舵的捋捋花白胡子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要搁古代，你胡二就是后羿，十个太阳一口气能射下来九个。可自打被嫦娥那个小狐狸精给迷住，后羿就手软得不行，连个月亮毛也射不落了。”

朱重山一听笑了，他还是头一次听说，嫦娥是狐狸精。朱重山的匪络不大，只有五十个人，十八匹马。好刀有上百把，可是枪支很少。除了四梁八柱有几把充充门面的盒子炮外，另有一支掉了准星的残废步枪，在四十个土匪中间轮流使用，稀罕得跟宝贝似的。

胡二投靠朱重山时，腰带上插着两把“德国造”，锃明瓦亮，在衣襟里半遮半掩，神气极了，轻轻松松就把朱重山脚上老毛子的长筒皮靴比了下去。那时候，胡二精神得就像一把“德国造”，煤油洗去了黄脂泥，浑身上下斩钉截铁的金属原色，肚子里结实实的全是子弹。胡二的眼神，像新团弄好的狗皮膏药一样，热辣辣地劲头十足。

朱重山的四梁八柱见了，都喝一声彩：自从上回景阳冈打虎以来，有一阵儿没出过这样的好汉子了。

朱重山当初收留胡二，倒不是看上了他的神气，主要还是因为他仗义的好名声。

胡二先前所在的匪络报字“夜老黑”，跟朱重山的匪络规模相当。胡二是夜老黑

的迎门梁。绑票、砸窑这些行动，搬舵的算计好，当家的点点头，迎门梁就得第一个放枪，撤退的时候，也由他殿后。头一枪事关气数，必须枪响人倒，这没什么说的。殿后可就难了，得手后大家把马撒开，风驰电掣地逃走，把殿后的孤孤零零撇下来，靠他的好枪法拖住红了眼的追兵。那种形同被同伙抛弃的压力，殿后的必须扛得起。

有一次夜老黑捅了个马蜂窝，没有占着便宜不说，还把人家惹毛了。端出一挺捷克式机关枪来，一顿突突，当时就撂倒了五六个。大家没命地逃，比乌合之众还像乌合之众，一直逃回山脚下才敢消停会儿。远远地听见枪声越来越稀，终于没声了，好比沉没在深夜的人吐出最后一个气泡。左等右等，殿后的胡二也没回来。

天快亮的时候，高大的断崖报丧似的冷冰冰板着脸，瞅得人灰心丧气的。

这时候，外面忽然响起一阵清脆的机关枪声，近在咫尺，把直着脖子打鸣的公鸡从房顶上撂了下来。大家心惊胆战出来一看，只见胡二肩膀上扛着一个受伤的弟兄，把一挺崭新的捷克式随随便便扔到地上，吐了口唾沫，说：“累死当爹的了。”

说完，胡二两眼一黑，栽倒在地。

这件很给胡二脸上贴金的事长了翅膀，沿着辽河传遍两岸，也随风飘到朱重山的耳朵边。朱重山听说了，嘴上没说啥，心里暗暗点了点头。

胡二入了朱重山的络子，仍然当他的迎门梁。日子一久，他的毛病就狐狸尾巴藏不住了。胡二好喝，四梁八柱捎带着朱重山也爱喝，可是唯独胡二喝不起寡酒——他要用女人当下酒菜。倘若十天半月不下山逛一回窑子，他就会把女人奶一样的山头踩得乱颤，把儿马的卵蛋踢得散了黄。每逢这样的日子，搬舵的就会说：“胡二裤裆里还藏了一挺捷克式呢，要把自己的命当子弹打。哪天打到弹尽粮绝了，他也就完蛋了。”

有一次胡二当众宣布，有两只狐狸精附在身上缠着他，赶也赶不走，撵也撵不开，所以他好色是逼不得已。匪络的人听了自然不信，笑话他离不了女人，是个一辈子裹奶的货。又有一次，胡二拉住搬舵的，信誓旦旦地说，看相的替他看过了，说他命犯桃花，说完双手一摊，做一脸无奈状：命里如此，他又能怎么办？言语中还偷偷打听，可不可以招募一两个女匪上山？

搬舵的脸一沉：“空口白牙，闲说笑话。真要弄个女匪上山，这狼多肉少的，可怎么个分法？”

胡二捋捋搬舵颌下的花白胡须，笑嘻嘻地说：“这肉多肉少的，反正你老不好那

一口。你老的牙可还硬朗？”

搬舵的一跺脚，作势就去腰里摸枪把子。胡二撒丫子就跑，一溜烟跑到山下窑子里，去试试他自己那一副如狼似虎的好牙口。

土匪有各自的势力范围，不能随便逾越。做了邻居的两股土匪，时不常还要走动走动，探听一下对方的虚实。有一回，夜老黑的人来朱重山的缙子拱拱手，扮个笑脸，扯几句拜年祝寿的闲淡。临走时随随便便问道，某村张大户家有些干货，摆在那里好几天了，朱重山要是没兴趣，夜老黑有心踩了它。

那个村子地处两缙交界，离朱重山近一些。朱重山不动声色，说已经看中了，明天夜里就动手。夜老黑的人听了就悻悻的，一脸不高兴地走了。朱重山急忙派人下山，到张大户村子附近打听。外四梁打听着了，屁颠屁颠回来报信说，那个张大户不声不响的，居然开着好几家作坊。有油坊染坊香坊烧锅等，趁着大钱。刚刚从日本人那里起了一批快枪，有三十支之多，就藏在家中的磨坊里。

外四梁还说，村中派出所（警察分驻所）只有一个日本警察镇着，和他漂亮的日本老婆在所里住家，里外只有一支手枪——是那种没什么劲力的王八盒子。

朱重山听了大喜：奶奶的，这张大户不明摆着要拉队伍对付咱吗？趁着翅膀还没硬，及早砸了它。跟搬舵的一商量，搬舵的说，夜老黑也惦记着那批枪，事不宜迟，要动手就今晚动手。虽然仓促了些，但是一旦过了夜，那些枪就不是咱们的了，夜老黑一定会黑了咱。

朱重山是过日子捉襟见肘穷坏了的人，不知道这批枪倒还算了，一旦听进耳朵里，两只眼睛就放出异光来，满脑子都是那些宝贝枪支。那些宝贝在里头生了根发了芽，简直就要开枝散叶长出花来。他一方面稀罕张大户，馋得直流口水，另一方面又和张大户站在一边儿，提心吊胆的，生怕夜老黑的算计。不光如此，从此刻到天黑，分分秒秒的时间都是他朱重山的敌人，要跟他争跟他抢。

朱重山坐立不安，陪着老座钟的钟摆走来走去，却命令参加行动的土匪统统上炕蒙头大睡、养足精神，其余的人为他们作准备——把马拾掇好，洗刷干净，搬上最好的鞍子，拿出平常舍不得用的料豆花生饼，让马吃饱喝足，再牵出去遛遛腿脚，今夜且有百八十里好路要赶呢。又让粮台的老伙夫把唯一一口正长膘的猪宰掉，拳头大的猪肉和指头粗的粉条扑扑通通炖进锅里；端出留作过年的一坛老酒，拍开泥封，用热水烫着——热力一催，四溢的是那能勾得走人魂儿的酒香。

老伙夫馋得眼泪汪汪的。搬舵的也不言语，拿一只碗在老伙夫身边重重一放，

满满倒上酒。那酒唤作女儿红，红得赛过匀好的胭脂。老伙夫咽口唾沫，浑浊的老眼闪出亮光，精神就不知打哪儿窜上了身，一下子年轻了几十岁。一脚踹翻拉风箱的土匪小厮，骂：“火都快叫你鼓捣灭了，你戳马屁股呢？赔出点儿力气，累不死你个狗日的！”

厨房就像个战场，那碗酒就是壮行，刀铲舀勺是兵器，在熊熊大火的一团兴旺中，叮叮当当逞足精神卖弄手段烹煮好菜蔬，调和好汁水。其实土匪常年吃的菜，无非黄豆和粉条，哪个土匪禁不起动荡和忍耐？逢年过节，他们才下山采办一些肉食、蔬菜。偶尔比较安定了，也会养一头猪。转移的时候，视情形不同，或者让猪自己走路，或者把它变成肉，满满塞进众人的肚子，让人替它走路。

蒜瓣烧鱼、水煮咸豆子，一样一样的，摆了满满一大桌。晚饭做好了，土匪们也睡醒了——两件事之间存在着默契。而且他们醒来得也很整齐，一分钟之内，从睡死的状态先后睁开眼睛，记忆从中断的地方自动连接上，眼珠子微微动了动，就过渡到行动前的状态。

他们沉默而动作迅速地穿戴着，一个个有条不紊，动作大致相同：换上紧腿马裤，一圈一圈缠上绑腿，换上轻便暖和的棉鞋——鞋底很软，走动起来没有声音，那种轻巧劲儿，让人走动起来，连个影子也不会有。宽大的棉袄暂时松着，用途广泛的蓝布腰带甩到肩膀上扛着，要让肚子里先满满当当地装上老伙夫的猪肉炖粉条。那老东西，平时不肯把本事亮出来，可今天不然，今天，炖肉的香味能飘出五十里地，飘到夜老黑那边去，把他们馋得蓝眼珠子都冒出来。

胡二一边往绑腿里扎飞刀，一边问外四梁王金堂：“派出所里那个日本女人，你亲眼见着了么？”

外四梁王金堂招子亮堂，耳朵长眼睛尖，附近百八十里地面的虚实短长，从来瞒不过他，是踩盘子的好手。人尖子天生跟人尖子走得近，王金堂跟迎门梁胡二狼狈为奸，一个指路，一个动手。分赃的时候活像两口大猪，挤挤挨挨总在一起，把嘴长长地拱进食槽里，笑咪咪的都有一份嚼谷。这两个人，算得上攘子尖儿的两条刃，是朱重山这个匪络的金字招牌。

王金堂想了想，反问道：“你见过会自己走路的锦缎子么？”

“就有那么好？”

“比那还好！”

王金堂眼睛里，慢慢印出妖妖娆娆的一个和服女人，袅袅娜娜，款款踩着木屐，

低眉顺眼，红着脸浅笑盈盈，向胡二走出来。皮肤白皙，像经了霜的冬瓜一样，从皮肤里浅浅透出一层粉，那份光滑，滑得让胡二站不住脚，直想把什么人按倒在地。

朱重山给弟兄们挨个倒了一大碗酒，把老伙夫心疼得直想骂。他的那一碗酒，一滴不剩地倒进了随身的小酒壶。那酒壶扁扁的铝壳子，日本货，亮闪闪的，刚好能倒满一碗。那一壶子酒，老伙夫细水长流地要喝上半个月呢，而这些人只管粗着脖子一饮而尽。

老伙夫记起自己年轻的时候，也曾像他们那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痛快过。可惜，他的好时候过去了。他肚子里饱饱地装满了回忆，倒也没什么可后悔的。这些弟兄正当年，正是大秤分金银的好时候，可劲儿造吧！说不定，有人今晚就回不来。

烧火打杂的土匪小厮灰头土脸，从灶上偷偷瞧过来，咬着柴火棍儿干咽口水。他的眼睛里映着熊熊火光，映着对未来的希望：什么时候也长大了，能和他们一样吃香的喝辣的才好。

土匪们就是这么一代一代传承着，自生自灭，像野火一般在这世上走一遭，有人快走完了，有人才开个头。

朱重山声音哽咽，他说，这三十支枪弄到手，咱们这一络就从地上到了天上，再也不用瞧夜老黑的脸色，夹着尾巴过日子了。一句话说得大家振奋起精神，一个个红着眼睛嗷嗷叫，把酒碗摔得当当响。激动够了，又笑话起老伙夫过惯紧巴日子的抠抠搜搜，笑话起烧火小厮扛不起大刀的矮小单薄来。

天黑下来了，可坡上背阴处的雪地还亮堂，披着残雪的矮松，一棵棵跃跃欲试着，好像要跑下坡去。没有风，松明火把摇曳着，火苗子腾腾的，也跃跃欲试的样子，好像要冲上天去。抽完一袋饭后的焦黄烟叶儿，搬舵的在鞋底磕掉烟灰，把烟荷包绕着烟杆子缠起来。

搬舵的胡须花白，有了些年纪，他用不着费力气再去缠长长的腰带，他是络子的军师。土匪们在敲烟灰的声音中一个个站起来，展开足足有四米长的腰带，一圈一圈没完没了地缠在腰间。这东西在腰上缠得厚厚的、紧紧的，就像古代的盔甲，给人一种刀枪不入的踏实感觉。缠上这东西，腰杆子的力量就能鼓鼓地透出来。缠好后，用两手在腰上干净利落地一拍——啪啪两声——就是要听这个响。

除此之外，这腰带可以兼作武装带，匕首和手枪可以转着圈随便插；解开上衣的布疙瘩襟扣，把上衣变成盛装金银细软的百宝囊，这腰带就是可靠的袋底；行动中，解下来的腰带可以用作绳子，从勒杀到蒙眼绑票，爬高上低，都用得着；走投无路时，

还可以拴上横生倒长的树胳膊,或者牢房的铁笼子,把自己吊死。最后,如果不是那么点儿背,只是受了些窜红流水儿的伤,这腰带还可以作为绷带。

这腰带里缠裹的是各种各样的命运和下场。

朱重山的四梁八柱,得用的人物凑齐十八个,收拾得紧身利落,一个个翻身上马。马匹如果圈着,十天半月不拉出去遛遛的话,蹄下就会生涩。这十八匹东洋军马刚刚小跑过一阵子,身上微微见汗,轻轻冒着热气,因奔跑而兴奋着,它们湿漉漉的眼睛望着远处,啾啾喷着响鼻,原地轻轻踏着步,不停抖擞身上大块大块的肌肉,显然还没撒够欢儿。辮子里的马,都是经过训练的,出了山,一匹匹也学着土匪样儿,蹄下放轻,嘴里收紧,绝不嘶叫,绝不打响鼻,绝不制造不必要的动静。它们能感觉到土匪主人的紧张,关键时刻干脆低下头,什么也不看,伸嘴啃咬地上的沉默,只有不断甩动的尾巴能泄露出它们的不安。

云很厚,云隙间窝藏了半拉月亮,像是谁啃剩下的烧饼,扔在那里不招人待见。看得久了,半边月亮门一开,深处就飘出个把嫦娥来,踩着木屐,穿着和服,看着胡二羞涩地笑。伸出手来花枝招展地摇了摇,看得胡二眉开眼笑。朱重山看见的,是铅一样沉重的云层,雪说下就下的样子,云和月紧紧追着马队,一旦把雪花抛洒下来,马队的行踪可就暴露无遗。张大户顺着马蹄印子就能追进山里来。

朱重山倒不担心狐假虎威的张大户,让他皱眉头的,是张大户身背后的日本军队。这批枪是福是祸,还说不定呢。自己只顾与夜老黑争这块肉,都没顾得上挑剔里头的硬骨头茬儿和尖刺。也许弄到最后,反而是一场祸害,引火烧身。

管他的,把枪弄到手再说!

十八匹烈马刮过一阵狂风,在盘旋的山路间兜转。险恶的地形制造出危险的印象,一切都是黑黢黢的,只有山路微微呈现出鱼肚的灰白色。人和马本能地瞪圆了眼睛,捕捉着一片未知中的一点微光。那光芒来自一百里外的张大户,对于朱重山,是那些枪;对于胡二,是那个日本女人。

山路,像深山的肚肠,曲里拐弯的,也不知在想些什么。

山路反反复复,浅浅地出了山口,马队就浮出深山,带着水沫子一样的莽莽野气,甩动着身躯,上到平原的岸上。以山口为界,他们离开了家门,无遮无拦地面对着外面敌意凛凛的世界。一条铁路线在远处蜿蜒着,像冰冷的长虫。黑糊糊的火车,只是一团暧昧的轮廓,用头灯充当漫长的手臂,无声无息像吊死鬼一样一点一点移动着。

那就是南满铁路^①。

那些全金属外壳的火车和铁路,不止一次地出现在山里人的噩梦里,让山里的人和马不安,远远地绕开,不肯去招惹。在那些梦里,他们被一条条繁复的铁路包围,前后左右到处跑着巨大的火车,而他们只有不断地闪躲、闪躲,提着心吊着胆,永远没有个头儿。

足足用了两小时,马队才放缓脚步,从疾驰改为小跑,再到快步走,最终停在一块丘地的高处,一字排开,向下张望。在马鼻子喷出的缕缕热气掩映下,山丘的边缘徐徐后退,山谷中黑沉沉的地面浮现眼前,好比展开了一幅巨大的卷轴,豁然间,视线一脚踩空,跌落在星罗棋布亮着许多马灯的地方,那里就是张大户的村落了。说是村子,规模不算小,躲在两股土匪的交界处,倒是钻了个好空子,太太平平长得肥胖了。

云是未经染色的粗布衣裳,多疑地遮住了夜的青白身体,不叫害羞的星星们抛头露面。结果,星星悄悄挤落在这个村子里,一闪一闪地私下凡了——是不是因为星星也知道这里藏着一个嫦娥,身穿和服,脚踩木屐?

最后一盏灯,在胡二眼前摇曳一下,柔柔地熄灭了,就像是誰家的闺女垂下了略施粉黛的眼皮,给夜留下一个笑从双眼生的美好印象,凝固在那里,再也挥之不去。胡二来得及瞧见灯光照亮的日本旗,斜斜插在派出所的门外。那盏灯准是被胡二看得害羞了,悄悄躲进她的睡处对镜卸妆去了。而小姐的闺房里,四四方方的日式房屋里的榻榻米上,软软和和地躺着一床会呼吸有身段儿的锦缎子,暖热了被窝,空出了地盘,轻轻掀起一角,笑咪咪地在等着他胡二占领呢。随着呼吸微微起伏的锦缎子,使那纸房子也微微起伏,与众不同,惹出胡二一片不安分的心跳。

胡二抬头看天,月亮也熄了灯,满天彤云连成一片,第一朵雪花遍染了最后一丝月光,萤火虫一样飘忽不定,羞羞答答扭扭捏捏落了下来。

朱重山手一挥,十八匹马就一字排开冲了下去,马队执拗地与雪花比赛着脚力。

^①南满铁路:甲午战争结束后,清政府为支付巨额战争赔款,不得不向俄国大举借贷。1896年,签订《中俄密约》,沙俄以与清政府締造共同对付日本的军事同盟为名,谋取到在中国满洲(东北)的筑路权。这条铁路,由沙俄的“华俄道胜银行”负责修建和管理。1896年,中东铁路公司成立,中东铁路于1897年动工,1903年全线通车。中东铁路,是“中国东省铁路”的简称。后来,修筑中东铁路的一条支线通到旅顺、大连,这就是南满铁路。

胡二一马当先,第一个冲进村子,裹了毛毡的马蹄踏碎那片雪花,让那点白光无声无息地没入黑暗之中。村落中竖着耳朵的狗警觉起来,试探性地吠叫几声。这是村子设下的头一道关:一旦狗叫声连成片,第一盏狐疑的灯就会亮起来,暗砸就不得不演变成明抢,这个村子就会牢牢记住朱重山们的长相。

胡二从驮袋里摸出肉包子,那东西被大汗淋漓的马腹暖热了,软乎乎透出香气。隔着院墙,胡二用喷香的肉包子,准确地袭击肚皮高高吊起的饿狗,挨家挨户地贿赂着,拉拢选票。也不知老伙夫用了什么手段,那肉香格外浓郁,馋得平日里只能和鸡一起抢糠吃的狗,十条里有九条流出贪婪的口水,一下就把薄薄的包子皮儿化没了,一口就把喷香的肉馅吃进肠子的最深处,然后摇摇尾巴,舔舔鼻子,哼哼叽叽瞅着天上的云,盼望着能来个好事成双。而剩下一条伤风感冒的狗,虽然尽职尽责地大声叫着,却孤零零的,引不起渴睡的村庄的注意。包子里下有蒙汗药,药力发作很快,那些吃人家嘴短的狗就晕晕乎乎,追着自己的尾巴尖儿,原地摇摇晃晃转几个圈,哼哼几声中计了,无可奈何睡倒在地。

张大户家还没来得及拉起队伍,看家护院的任务,暂由十几条恶狗担当。据说那些狗都镶了一颗毒牙,给它咬一下,人没有不立时气绝身亡的。胡二的包子一路上已经打点完了,他下了马,摸到张大户的院门外,贴墙站着,看跟上来的王金堂朝里扔包子。包子扔得慢了点儿,院里那些狗争抢包子的动静就有些大,叽叽歪歪的。

张大户家留了一盏灯,夜猫子一样警醒的更夫一下子就爬起来,悄悄摸到院子里,看了一眼就明白了。这时候,一只包子不偏不倚,正好向他头上砸过来。作死!更夫大手一挥,反应迅速地抓向肉包,一只大狗高高跳起来,跟他争。更夫一掌拍下去,拍在狗脑门子上,那狗一声不出就瘫在地上。更夫一收手,抓住肉包,轻轻一捏,汤汤水水就四溅出来,像人的血肉。更夫手一松,让那一团扁扁的东西掉到地上,然后轻蔑地踩上一脚,踩成一摊烂泥。

更夫悄没声走到门后,抄起一根包了铁皮裹了铜钉的枣木棍,他的手腕上露出一截武师的护腕,他的衣领里露出一角青龙的文身。这个五大三粗的更夫兼打手,平常最喜欢把抓到的小偷高高地吊起来,吊上十天半个月,吊成一团枯皱不成人形的东西,然后放下来,让恶狗咬成烂泥。

胡二正在爬墙,爬到一半,忽然听见极轻微的拨动门闩声,他一下子停住了。那边,王金堂还在忙着投包子,一个接一个落在倒下去的狗身上,发出沉闷的声音。而那扇厚重的大门,黑着脸一点一点阴险地咧开了嘴,就要探头探脑地出现

什么东西了。胡二两手离了砖缝，双腿尽力一蹬，像老豹子一样划过一道漂亮的弧线，扑向门缝。

王金堂呆住了。

胡二在半空中拽出匣子枪，掉转过来，狠狠抡了下去。更夫的光头刚刚探出来，什么也没来得及看见，就重重地被砸着了。那根壮壮的枣木棍，被他用作拄杖，支住身子，踉跄着窜出去一步，腿沉得抬不起，绊在高高的门槛上，朝前头栽了下来。

胡二落地一个团身滚，迅速站起，转身飞起一脚，使个海底捞月垫在更夫身下——他挡的是那根包了铁皮的枣木棍，那东西若是砸在青石地面上，无异于更深夜静中敲了一棒铜锣。至于更夫，任由他牙齿磕得满地乱跑，那不会造成多大动静。

胡二伸脚踢了踢这个被打昏的更夫，嘲笑着他的“艺高人胆大”：这下倒好，也不用爬墙，门自己开了。王金堂咋了咋舌，朝胡二伸伸大拇指。胡二推开门，一步迈进了张家大院。

磨坊在院子深处的某个角落，要经过几间睡房。胡二毛着腰，从窗下游走过去。一时间，满院子都是他的黑影，片刻就摸到了地方，也摸到了磨坊大门上钢筋铁骨的大锁。胡二招招手，王金堂溜了过来，从身上摸出几把钥匙，一一试着，都不成，他的额上可就见了汗。

胡二悠到窗边，试着摇了摇，发现窗户年久失修，窗棂子从根上锈透了，三晃两晃，居然拆下一根指头粗的铁棍条来，靠着墙摆在地上。胡二拍拍王金堂的肩，指了指窗户。摆弄不开大锁的王金堂挥汗如雨，抬头看见洞开的窗子，于是长长松了口气，钦佩地瞧了胡二一眼，点了点头。

身材瘦削的王金堂，像一条梭子鱼一样，被胡二托着塞进窗里，浑身油滑得没有一点儿磕绊，鱼吐个泡泡的工夫，人已经进了磨坊。磨坊的角落里，堆放着缠了草绳的弹药箱，打开一看，长的短的都有，还有一夹夹摸上去圆润饱满让人眉开眼笑的子弹。

武器一件件从窗子里顺出来，胡二不耐烦，小风儿一样溜出院子，把一支新崭崭的三十八年式步枪递给守候在外的朱重山，说：“得手了。我去派出所盯着那个警察，免得他出来闲逛，看见了眼热。”

朱重山摸着步枪，一阵阵头重脚轻，喜得跟初次摸到女人身子一样，把枪摸得都发烫了，把手都摸得发软了。摸过了瘾，朱重山当即命令几个手脚灵便的土匪进去搬枪，再回头找胡二时，已不见了踪影。这时候，小雪纷纷扬扬下了起来，扑打在眼前，